

蒙塔巴诺警长
探案系列



陶工之地

[意大利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张莉译

新华出版社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陶工之地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IL CAMPO DEL VASAIO

Andrea Camilleri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工之地 / (意)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著; 张莉译.

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8.3 (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Potter's Field

ISBN 978-7-5166-3926-9

I. ①陶… II. ①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112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2582

Il campo del vasaio by Andrea Camilleri

Copyright © 2008 by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陶工之地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王金英 高映霞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mm × 185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926-9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蒙
塔
巴
诺
警
长
探
案
系
列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- ◎ 水的形状
- ◎ 偷零食的贼
- ◎ 悲伤的小提琴
- ◎ 丁达利之旅
- ◎ 夜的味道
- ◎ 变色海岸线
- ◎ 蜘蛛的耐心
- ◎ 纸月亮
- ◎ 八月炙热
- ◎ 天蛾之翼
- ◎ 沙子跑道
- ◎ 陶工之地

屋外的敲门声连续不断，震耳欲聋，使他从睡梦中惊醒。这是一阵手脚相加的疯狂敲门声，奇怪的是，门铃却没有响。他向窗外望去，曙光还未透过紧闭的百叶窗，外面仍然是漆黑一片。几声闷雷过后，一道闪电横行天际，照亮了窗户，阴冷了房间。暴雨昨天就开始了，现在达到了高潮。奇怪的是，汹涌的大海悄无声息，尽管海水肯定已经一路吞噬了海滩，一直涌到了阳台。他在床边的桌子上摸索着，寻找小台灯的底座。他按了一下按钮，两下，灯却不亮。是灯泡烧坏了，还是没电了呢？他从床上起身，一股寒气顺着脊背袭来。闪电和冷风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长驱直入。主灯开关也失灵了。也许是风暴导致了停电。

敲门声持续不断。在一片混乱中，他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喊，听上去很痛苦。

“我来了！这就来！”他喊道。

因为他一直都是裸睡，所以要先找些衣服遮丑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他确信自己把衣物放在床脚的椅子上了，也许它们滑到地板上了。但情况刻不容缓，他向前门跑去。

“谁？”他开门前问道。

“博内蒂·阿德里奇。开门，快点儿！”

他犹豫不决，心乱如麻。是局长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一个愚蠢的玩笑吗？

“等一会儿。”

他跑去拿放在厨房抽屉里的手电筒，点亮后打开了门。看到淋在雨中的局长站在面前，他整个人呆住了，不知所措。博内蒂·阿德里奇戴着一顶黑色的、皱巴巴的帽子，穿着一件雨衣，左边的袖子没了。

“让我进去！”局长说。

蒙塔巴诺站到一旁，他的上司进来了。警长像梦游一样机械地跟着上司往屋里走，竟忘了关上门，门开始在风中响动。来到手边的第一把椅子前，局长没有立刻坐下来。在蒙塔巴诺惊奇的注视下，局长用双手捂住脸，开始哭泣。

警长头脑中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就像一架架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样，连一个都看不清，抓不住，甚至张开双唇都做不到。

“能让我藏在你家里吗？”局长焦急地问道。

把他藏起来？局长究竟为何要藏起来呢？他是逃犯吗？他做了什么？谁在找他？

“我不……明白……”

博内蒂·阿德里奇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
“什么？蒙塔巴诺，你还没听说吗？”

“没有。听说什么？”

“今天晚上天下是黑手党的了！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好吧，你还以为我们可怜的国家会有怎样的结局？法律这儿变一点，那儿变一点，我们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给我一杯水，好吗？”

“可以……当然可以。”

他很快意识到局长的头脑不太正常。或许他出车祸了，还没从脑震荡中缓过来。现在最好给蒙特鲁萨的警局总部打电话，或者打电话找医生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他不能让这个可怜的人产生一丁点儿怀疑。所以，至少现在，必须顺着他。

警长走进厨房，本能地打开电灯开关，灯亮了。他倒了一杯水，转身回去，在厨房门口愣住，此时的他就像一尊雕像，现在时兴的那一种：端着玻璃杯的裸男。

房间里亮了起来，但局长已经不在了，坐在他刚才的位置上的是个矮个子的、头上戴着柯波拉帽子的胖男人。蒙塔巴诺立刻就认出了他——托托·里纳。他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！所以，博内蒂·阿德里奇没有疯！他说的情况是真的！

“晚上好！”里纳说，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点儿过来，也没跟你说。但我这也是来不及，外头有一架直升机等我呢，我得去罗马，搞什么新政府。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内阁人选了。贝尔纳多·普罗文扎诺做副总统，卡鲁阿纳兄弟二人中的一位做外交部长，莱奥卡·巴加雷拉做国防部长……所以，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个事儿，蒙塔巴诺警长，你要立马回复我。你想当我的内政部长吗？”在蒙塔巴诺回答之前，坎塔雷拉出现在了房间里。他一定是从敞

开的前门进来的。他用手里的左轮手枪对准警长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颊上流下来。

“头儿，如果您答应了这个罪犯，我就一枪毙了您！”

然而，谈话使坎塔雷拉分了心，而里纳动作快如毒蛇，拔出了自己的枪，枪声过后，房间里的灯熄灭了……

※

蒙塔巴诺从睡梦中醒来。和刚才的梦吻合的只有被暴风刮得咯咯作响的百叶窗。他站起来关上窗，看了看钟，然后重新爬回床上。此时是凌晨四点，他想睡个回笼觉，却发现自己虽然闭着眼睛，但内心却在挣扎。

“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为什么你想在这个梦里找到意义呢，蒙塔巴诺？你不是经常做这种没有意义的该死的梦吗？”

“这是你的想法，因为你是一个无知的野兽。它们可能对你毫无意义，不过，去告诉弗洛伊德吧，那时你就明白他能从中分析出什么了！”

“但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梦告诉弗洛伊德呢？”

“因为如果你无法解释自己的梦，或是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解释，你就再也睡不着觉了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问我一个问题。”

“在梦里所有的事物中，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？”

“变化。”

“哪一个变化？”

“我走出厨房，发现托托·里纳出现在了博内蒂·阿德里奇本该出现的地方！”

“解释一下！”

“嗯，在代表法律的位置，坐着违法犯罪的黑手党头领。”

“所以，你告诉我的是，在你自己的卧室里，在你自己的家里，你发现自己既欢迎法律的守护者，也欢迎不守法的罪犯！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可能在你心中，守法和违法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？”

“不要说这样的废话！”

“好吧，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看。他们让你干什么？”

“博内蒂·阿德里奇求我帮助他，让他藏在我的房子里！”

“你震惊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里纳让你干什么？”

“他让我当他的内政部长！”

“你震惊吗？”

“嗯，是的！”

“是局长的请求令你震惊，还是里纳的问题更令你震惊呢？说出你的真实想法！”

“里纳的问题没那么震惊！”

“为什么没有呢？你认为黑手党老大请你为他工作更正常些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在那一刻，里纳不再是黑手党的老大，他就要成为总理了。他是作为总理邀请我的。”

“暂停一下。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。要么你认为，只要一个人成了总理，那么他之前犯下的一切罪行就都洗清了，包括谋杀和屠杀；要么你觉得，身为警察，就是要为执政者服务，不管他是公正廉洁还是血债累累，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共产党人。你是哪一种？”

“等一下！没那么简单！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

“因为接下来坎塔雷拉出现了！”

“那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“那意味着，事实上，我没有答应里纳的请求！”

“但你根本没有张嘴说话！”

“我通过坎塔雷拉说了。他突然出现，拿枪指着我说，如果我接受里纳的请求，他就会杀了我。坎塔雷拉似乎就是我的良知！”

“现在可以看出你身上的一些新东西了！坎塔雷拉是你的良知？”

“你不信？记得有一次记者问我是否相信自己有守护天使，我回答相信。他又问我是否见过，我说见过，我每天都能见到他。‘有名字吗？’记者问。我脱口而出：‘他的名字叫坎塔雷拉。’我那时当然是在开玩笑，但事后一思量，我竟发现那大半是肺腑之言，而非戏谑之词。”

“结论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。坎塔雷拉的出现，表示我宁可饮弹自尽也不愿接受里纳的提议。”

“蒙塔巴诺，你确定弗洛伊德会这样解释吗？”

“还没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才不管什么弗洛伊德。现在让我睡一会儿，我眼睛睁不开了。”

※

他醒来时已经九点多了。听不到雷声，也看不见闪电，但外面的天气肯定还是不太好。为什么讨厌起床？他的两处旧伤在隐隐作痛。还有一些小伤，这些本不该出现在他这个年龄的伤痛将他唤醒。他想再睡几个小时。他站起来，走进餐厅，拔掉电话线，回到床上，盖上被子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※

仅仅半个小时后，他被铃声吵醒了，只好再次睁开双眼。他拔掉电话线了啊，怎么会有铃声呢？如果不是电话，那是什么？

门铃，白痴！他感觉到有一种浓密而黏稠的东西在脑中循环。他看见了地板上的裤子，于是便穿上走到门口，嘴里不住地咒骂着。

是坎塔雷拉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。

“啊，头儿，头儿！”

“听着，什么都别跟我说，别说话。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口。现在我要回床上再躺一会儿，你去厨房，给我煮一壶浓咖啡，倒进牛奶碗，放三茶匙的糖，然后给我。之后你再讲话。”

当坎塔雷拉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来到卧室时，他不得不将警长推醒。在那十分钟的时间里，他又睡熟了。

是什么事呢？他边呷咖啡边想着，咖啡的味道品尝起来就像菊苣汤。众所周知，人越老，需要的睡眠就越少。为什么偏偏我年纪越大，睡得就越多呢？

“咖啡的味道怎么样，头儿？”

“很好，坎塔。”

他冲进浴室漱口，生怕他会呕吐。

“坎塔，这件事很紧迫吗？”

“挺紧迫的，头儿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给我几分钟时间洗个澡，穿衣服。”

他洗漱干净，衣着整洁地走进厨房，又为自己煮了一壶咖啡。

他回到餐厅，发现坎塔雷拉站在落地窗前的阳台上。他打开了百叶窗。

海水激荡，一直漫到阳台前，强有力的海浪不时击打着阳台。

“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，头儿？”坎塔雷拉问。

“可以了。”

“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

啊，好一个发现！竟然发现尸体！显然是一起“白色死亡”案件，“白色死亡”是记者使用的一种说法，指某人突然失踪。但为什么要给死亡赋予颜色呢？白色死亡！仿佛还有绿色死亡、黄色死亡之类的词似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一个人必须给死神一种颜色，那就只有一个：黑色，如沥青般的黑色。

“是刚刚死的吗？”

“他们没说，头儿。”

“他们在哪里发现的？”

“边界地区，皮佐图洛地区。”

想象一下，一个偏远荒凉的地方，全是悬崖峭壁和参差不齐的乱石。在那里，尸体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永远不会被发现。

“我们有人过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头儿，法齐奥和奥杰洛先去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来打扰我呢？”

“头儿，您要理解我啊。奥杰洛给我打电话让我告诉您。我给您打电话打不通，所以就开着吉普车直接来这里找您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开吉普车？”

“因为普通的车去不了那个地方，头儿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头儿，他们还让我告诉您穿上靴子和雨衣，找个东西盖住头。”

蒙塔巴诺不停骂着脏话，把坎塔雷拉吓得浑身发抖。



暴雨没有变小的迹象。他们几乎在盲目地前进，因为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已经忙不过来了。到达尸体所在地点的最后几百米简直像过山车加上八级地震。警长脾气更坏了，变成死寂般的沉默。坎塔雷拉很紧张，一路上到处都是已经变成小池塘的浅沟，结果他一个也没躲过去。

“你带救生衣了吗？”

坎塔雷拉没有回答，希望自己就是他们将要去看的尸体。这时，蒙塔巴诺的胃翻了个底朝天，坎塔雷拉煮的令人作呕的咖啡又返到了喉咙和嘴里。

最后，在神灵的保佑下，他们停在了另一辆吉普车旁边，是奥杰洛和法齐奥开的车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没看到奥杰洛和法齐奥，也没有尸体。

“我们在玩捉迷藏吗？”蒙塔巴诺问。

“头儿，他们告诉我，看到他们的吉普车就停下来。”

“给他们一个嘟嘟声。”

“什么嘟嘟声啊，头儿？”

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，坎塔雷拉？喇叭的嘟嘟声？难不成是你的萨克斯高音？按喇叭！”

“喇叭坏了，头儿。”

“嗯，我想咱们得等到天黑了。”

他点燃了一支香烟。等他抽完，坎塔雷拉已经下定决心。

“头儿，我自己去找他们。他们的吉普车在这里，也许他们人就在附近。”

“带上我的雨衣。”

“不，头儿，我不穿。”

“为什么不穿？”

“因为雨衣是便服，我要穿着制服。”

“但在这里会有谁能见到你呢？”

“头儿，制服终究是制服。”

他打开车门，喊了一声“啊”之后就消失了。他消失得太快了，以至于蒙塔巴诺担心他掉进水沟里淹死了。所以，警长也赶紧下车，一眨眼工夫发现自己滑下了泥泞的斜坡，坎塔雷拉在离他大概十米的地方，活像一尊刚用黏土做成的雕塑。

“我一定是把车停得太靠路边了，之前没意识到，头儿。”

“我意识到了，坎塔雷拉。我们怎么从这爬出去？”

“看，头儿，看到左边的那条小路了吗？我过去看看，您可以跟着我，但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路很滑。”

约五十米以外的地方，小路转向了右边。雨太大，连前方很近的距离都看不清。突然，蒙塔巴诺听到上面有人呼喊：

“头儿！我们在这里！”

他抬起头来。法齐奥站在高处，有三个巨大的台阶通向那里。他撑着一把红黄相间的雨伞，是牧羊人使用的那种。他到底在哪儿找到这样一把伞的？为了爬上台阶，蒙塔巴诺不得不让坎塔雷拉从后面推他一把，再让法齐奥把他拉上去。

我真是不适合活在这世上了，他痛苦地想。

高地原来是一个洞口前的小平台，山洞可以进入。刚一进去，他就震惊了。山洞里很温暖。一堆石头围成一个圈，中间有火在烧着。山洞顶部挂着一盏油灯，足够洞内采光。一个约莫六十岁的人，嘴里叼着烟斗，而米米坐在树枝堆上，他们之间有一张小桌子，也是由树枝堆起来的。他们在打牌，还轮流呷着地上的一瓶酒。这里像是农人打发时间的地方，唯独没有一丝尸体的痕迹。花甲老人向警长打了招呼，米米没有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一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，奥杰洛对什么事都无精打采。

“尸体是这个与奥杰洛打牌的人发现的。”法齐奥指着一个人说，“他叫帕斯夸里·阿杰纳，这里是他的地盘。他每天都来这里。他把这个洞穴整修过六次，这样就可以在这儿吃东西、休息，或者单纯坐坐，看看风景。”

“我能问一下尸体到底在哪里吗？”

“应该是可以的，头儿，在离这儿大约五十米远的地方。”

“应该可以？你是说你还没看到吗？”

“是的。据阿杰纳先生说，我们现在去不了现场，除非雨停了。”

“但是要是咱们走了狗屎运，这雨下到晚上都不会停！”

“大约一个小时后可能会停。”阿杰纳插话说，“我敢保证，至少会停一会儿。之后会继续下。”

“那么，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今天早上你吃饭了吗？”阿杰纳问他。

“没有。”